

越扑越旺的烈火

杨 明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越扑越旺的烈火

杨 明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越扑越旺的烈火

书号 10024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字数 1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3}{4}$

1964 年 6 月上海新 1 版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4 次印刷

印数 118,001—138,000 册 定价 (3) 0.59 元

(原新文艺、上海文艺印 244000 册)

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209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本軍国主义梦想肃清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及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政权，它選擇了南临长江、东滨黃海的南通地区四个县，用竹篱笆圈起来，进行所謂“实验清乡”。

日伪为了建立伪政权的統治，从而遂其掠夺财富、劫虏壮丁的阴谋，“清乡区”内大小市镇村庄，所有要道渡口，都安上据点，筑起碉堡。在里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群众，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清乡”斗争。在敌寇优势的兵力和严密的封锁下，反“清乡”是个武装的、群众性的、既公开而又隐蔽的多种形式的综合斗争。这本小说描写了这样的斗争。

小说以一个区的情况，又以面对一个敌人据点为重点，通过对区委书记严达，治安员廉富兴，以及女共产党员张英等英雄形象的描塑，呈现了反“清乡”斗争的一个缩影。

統一書號：10020•10024

定 价： 0.59 元

目 次

第一章	愚蠢的，可也是狠毒的！	1
第二章	下馬威！	9
第三章	不能給牽住鼻子！	26
第四章	高压手段！	40
第五章	开門仗	53
第六章	在敌人心脏上挖了一刀	71
第七章	“网”口上的战斗	85
第八章	她在据点里	94
第九章	花轿大战	104
第十章	投降的一个班	112
第十一章	审讯	127
第十二章	一次区委会	142
第十三章	保卫粮食，保卫青紗帳！	154
第十四章	阴谋的圈套	165
第十五章	馬灯事件	178
第十六章	“张是特务！”	189
第十七章	監獄里的相遇	197
第十八章	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生命	211

第十九章 士紳會議 · · · · · 222

第二十章 越扑越旺的烈火 · · · · · 236

第一章 愚蠢的，可也是狠毒的！

她走出县委组织部以后，感觉到非常轻松和说不出来的高兴，用手略略整理了一下她的剪得很短的头发。春天的风，本来是比較暖和的，吹在她的脸上，她却感到一陣快慰的凉爽。她用帶汗的两手，捧了一捧自己的两頰，这才觉察自己的脸在发烧。她想着刚才那场爭論的情景，情不自禁地笑了。

她觉得很不容易，那么严肃的組織部长，最后也不得不帶笑地答应考虑她的要求。真奇怪，这是什么样的“清乡”，要把女同志都送得远远的？不管誰說一声，有件事情只有男人能干，女人却不能干，她必然会不顾一切的开展爭論，而且她认为她的爭論从来沒有失敗过。

她怀着胜利后的“驕傲”情緒，很快向宿舍走去。她想，她應該把刚才在組織部談話的情况告訴所有的女同志，至少要告訴那几个知己的女同志。但是，一会儿她又改变了主意，这不能讲，讲了会把事情搞坏的。

“喂，张同志！”

她一看就認識，那是組織部的通訊員追上来了。

“部长要你去！”

“做什么？”

“不知道！”通訊員有些儿喘息，停了一下又催促道，“就去吧！他等着你。”

她不声不响地跟在通訊員后面往回走。但是，就这一刹那，她沉浸在渾渾的怀疑里：她估計八成是事情起了变化，她懊悔刚才沒有搞得牢靠，沒有立即把轉組織关系的手續办好。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組織还是組織，个人总是要服从組織的。事情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呢？也許是周政委不同意。要真的是那样，那才麻煩呢！周政委严肃得象老爸爸一样，见了他会什么話也說不出来的。即使說得出来也不行，他会一点一点把你說得服服貼貼。

在跨进屋子之前，她擦了一擦鼻子上的汗，两手拉了一拉棉衣的下襠，决定个人要求还是要提出，反正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实在不行，当然还是應該服从組織。

也許是她从小做童养媳养成的习惯和能力，她善于观察別人的表情，从各样的表情去判断人的心理和情緒。因此，当她见了組織部長的面以后，剧烈跳动的心开始緩和下来。周政委并不在这里，部長向她微笑着，眼睛里流露的是希望和鼓勵的神情，同时他沒有馬上就要她坐下。誰都知道，当部長同志要用大道理去說服、或者要責备一个同志的时候，总是板着脸，有时还皺着眉，然后指一指靠近的凳子：“你坐下。”

“噢，就是她，張英同志。”部長把她介紹給坐在一旁的一个同志。

他微微欠了欠身，面部毫无表情的，平静地点了点头。

“严区长，西亭区的区长，党内是区委书记。”部长接着对她介绍那个同志。

严达，她是早已知道的，大家都说他是个很强的区长，只不过她不认识他罢了。

这时，部长才要张英坐了下来。他收敛了笑容，说道：

“我们考虑的结果，同意了你的要求，例外地把你留下来。你要注意，这是例外的。无论怎样说，女同志和男同志是有区别的。”说到这里，部长又笑了，他估计她会抢上来争辩，但是没有。

“当然，我所说的区别，不是说在政治坚定性上，或者是工作能力上，而是指的体力条件。在‘清乡’区里和敌人斗争，要有足够应付那艰苦、紧张环境的体力。说打就打，说跑就跑，说过河就得游水。老实说，不仅女同志，就是体质弱的男同志，也是难以坚持的。”部长觉得自己把困难说得太多了些。“当然，先决条件还是斗志和决心。坚持在‘清乡’区内的主要任务不在拼命，不在打硬仗，而在乎和群众一起想办法。”

“张英同志担任过区委候补委员和区委的组织干事。能联系群众。”部长又转过脸去向严达介绍。最后他故意补充了一句：“她和男同志没有多大区别。”接着笑了起来。

严达和张英也跟着笑了。她突然觉得两颊、特别是两只耳朵烘热起来。

“决定你到西亭区去，到严区长那儿去。具体工作由区

里决定后告诉你。”部长突然非常严肃起来，“共产党员要有高度的組織观念，工作不能随着自己的兴趣。”

說后，凝神地考虑着什么，大家也不說話。直到另一个女同志推門进来时，才打破了沉寂。他慎重地吩咐了严达一句：“女同志还是女同志，把她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严达还是那么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去拿介紹信吧！我还有事。”

三月天，张英还穿着那身过多的、深蓝色土布做的棉袄褲，背上又背着一个背包，走起路来当然就困难了些。虽然她尽快地移动着两腿，还是赶不上严达。

套着皮套的短枪，敲打着严达的大腿和臀部，他不自覺地越走越快。他习惯于边走路边思考問題，现在正在深思熟慮，怎样才能把群众动員起来，使他們在残酷的斗争到来的时候不会慌乱。他一次再次地，力求准确地估計着这个区的群众基础。他又想到怎样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好統一战綫工作。接着又思考着如何执行地委保卫部长和联络部长的秘密指示：在敌人沒有安下据点之前，先布置好据点工作人員。他想到这里，满怀信心地独自微笑了。

就这样，张英給丢在后面很远了。

严达回头望了望张英那艰难的、但仍然很坚毅的走路的样子，就站下来等着她。但是，张英却在远处揮着手，意思是說：“你走吧！我会跟上的。”

其实，张英对他这样毫不照顾她的举动早就不满了。她想：“有这样的领导同志，真危险！”但是她心里又倔强的想道：“想我示弱吗？想我喊一声：喂，等一等吧！或者是：帮我拿一点东西吧！不会的，张英永远不会这样做。只要我能远远望见你的背影，不至于迷了路。不，望不见背影也不要紧，还怕找不到路吗？”

他看着她正在出汗的涨红的脸，抱歉地笑了一笑，伸过手去：

“来吧！把背包给我。”

“不，我背得动。”

但是，她确实感觉累了。她把背包卸下来，放在路边，坐到上面去，然后用手理了一理头发，又解开了棉袄的上边三个钮扣。

“你看快夏天了，你怎么还穿着老棉袄？”

“党训班发的嘛！”

“做地方工作，又不是军队，不需要带棉被。”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才从党训班出来的。”

张英对这个不近人情的人简直有点儿生气。但他只是微笑着，张英完全能看出这个笑容里含有“歉意”。

在这停下休息的时候，严达才有空眺望一下这春天的、美丽的农村。一片片密茂的、碧绿的麦苗，已完全遮盖了麦畦之间的泥土，微风吹来，掀起一阵波浪。他解开颈部的钮扣，两手撑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清香的空气。

“四月一号！这些麦子是来不及成熟的了！那时敌人

会把它‘清’成什么样子呢？……”

馬上，許多他所能想象到的殘酷的情景，在他腦子里浮動起來。

“敵人是有困難的，‘清鄉’已給延期了三個月了。一月一號，延至二月一號，又延至三月一號，到現在還是沒有開始，四月一號還可能……不，不能這麼想。”

他立即否定了自己的幻想。縣委曾作了嚴格的、防止這種幻想的指示。敵人要在四月一號開始“實驗清鄉”的情報是準確的，幻想它再延期，就會在思想上放鬆了準備。於是，他又自制地轉入另外的思路：如何才能保住這些群眾賴以生活的、即將到手的麥子。

張英平定了自己的喘息，凝視着這位有不少人稱贊着的區長。她看得出他是在想着什麼。由於他一直那麼缺少表情，任她怎麼聰明，怎麼擅長觀察，可就猜不透他到底是歡迎她还是不歡迎她？他是不是一個也認為女同志不适宜留在“清鄉”區里的人？

“區長，這裡是不是我們區的中心？”她耐不住了，還是先開了口。

“不，還要再走幾里路。”

“組織上把那么多的女同志都送走了，有的還精簡回了家，你說不可惜嗎？”她想對這樣無表情的人，還是直截了當的提出問題的好。

嚴達想找一塊比較乾淨的地方坐下來談，張英讓出半個背包，他沒有坐，最後還是和她面對面蹲下來了。

“这里马上就要开始反‘清乡’斗争，过多的留下女同志，当然是不适宜的。应该相信党。”

“反‘清乡’，区内就不能有一个女的？”她自己觉得这样说法有些俏皮，于是笑了。

“当然不是。”区长却一点也没有笑。“那样说，老百姓家里的女人怎么办？……主要的是要在群众中生下根，要熟悉情况。”

“哼！”这一声从鼻子里出来的声音，含有明显的轻蔑：“扫荡，清剿，我不知道经过多少遍了。”

“你不要把‘清乡’看得过分简单，敌人它……”

“我知道，我知道，”张英抢过了话头，“敌人会把我們用竹篱笆圈起来，三里、五里安上一个据点。……”最后她毕竟还是用了耐教的口吻说：“区长，你说敌人真那么笨吗？竹篱笆能把人圈住？又不是鸡。”

严达发现她虽然很倔强，或许也很能干，但是她对反“清乡”的思想准备是很不足的。他决定要向她说明清楚。他用县委书记动员报告中的一句话开了头：

“敌人的计划，是愚蠢的，可也是狠毒的！……”

张英用心地听完了区长的话，她有些觉得羞惭，这些话她已经听过两遍了，一次是听报告，一次是组织部长谈话，并且她早就完全相信这些话。凭良心说，张英是从来没有不相信党的话的。只不过在遇到一个具体问题——“女同志有没有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别住了。怪不得组织部长最后那句话，说得那么尖锐：“共产党员要有高度的组织观

念!”

“不过，既然留下来了，就应该有决心，有信心！”

这话象猛抽了她一鞭子似的，她又涨红了脸，着急地说道：“我又没有害怕！”

严达笑了笑，但笑容立刻又消失了。

“你准备分配我做什么工作？”她关心地问。

严达考虑了一会，问她道：

“听组织部长介绍，你在西亭镇上有个亲戚？”

“姑妈，一个寡妇。”

“你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区？”

“没有。”

“没有另外什么人认识你？”

“没有。”

严达毫无顾忌地、凝神地、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她一下，自语般地道：

“一个女人，偏要把头发剪得那么短，不男不女的！”

张英有些惊讶，这是什么意思？开玩笑吗？显然不是，他说得那么严肃，并且明明还带着责备的口气。

“这与工作有什么关系？”她又有点不服起来。

他却什么也不回答，两只有神的眼睛，凹进了眼窝，两道浓眉在微微颤动，又进入了踌躇的思虑中。

第二章 下馬威！

太陽下山了。槍聲已經停止。

人們根據不止一次的經驗，知道這時是日本鬼子住下布崗的時候。一天的“掃蕩”，算是過去了。於是一群一群“跑反”的人，挾着包裹，抱着娃娃，也有的提着心愛的母雞，慢慢地走回家去。那些急匆匆地、仍然保持着緊張神情向前跑的人，不用問，那是住在大路邊的，或者曾遠遠看見“黃色動物”到過他家裡的人。他們急着回去看看家裡給“掃”成了什麼樣子了。

按照預定的時間和地點，鄉的負責幹部、民兵隊長、以及一些有關的人都集合了。嚴達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

屋子裡洋溢着緊張過去以後的輕鬆空氣，大家在嘖嘖喳喳地談論着白天遭遇到的一切；也有的在低聲說着什麼笑話。嚴達把沒有玻璃罩的煤油燈盞舉過自己的頭頂，注意地看了看每個人的臉，他們一個個報以愉快的微笑，這是在跟敵人周旋以後聚會時常有的微笑。

“大家簡單匯報一下今天的情況吧！”

嚴達這一天始終跟敵人保持着很近的距離，敵人的一切行動都看得很清楚。他還繞到敵人屁股後面，訪問過一

些看见了敌人的老太婆。因此到底有多少敌人，其中有多少鬼子，多少二黄；有本地人跟着没有；他们的行动规律，玩的鬼花样；这一路群众损失如何；甚至明天敌人可能怎样，应该怎样对付，他心里都早已有数。可是，他每次见着下级干部，都是先要他们汇报，或者是先问几句。

也和每次一样，严达对大家的汇报并不很满意，提不出问题的关键，看不出行动中有什么缺点，即使有，也不那么中肯。

通讯员小王带领着徐吉人来了。徐吉人四十来岁，是这个区里的士绅中最年青的一个。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他很有些活动能力。这半年来跟区里的关系搞得很好，在旧场乡一带的群众中，也象很有“威望”。由于他本身并没有很多土地，二五减租中表现的还积极，曾当选为区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一进门，首先和区长打了个招呼，然后向全屋扫了一眼：

“内部会议吧？我是不是等一等再来？”

“没有关系，就请你来参加会议。”

他笑嘻嘻地跟大家点点头，坐了下来。

“老徐，你看今天敌人的行动怎样？”严达问。

“不过如此，不过如此。我看比起以往的扫荡来，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于是，好几个同志也跟着说开了：

“这样搞法，根本不在乎！”

“我说还没有前一趟扫荡厉害！”